

16

- 北伐军第六军忆述
- 抗战期间的第一战区政治部
- 我和徐旭生的三十五年联系
- 民国年间河南合作事业之回顾
- 匪窟余生记

河南文史资料

第 24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第二十四辑

河南文史资料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
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yt248/24

——1987年12月——

河南文史资料

第二十四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 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发行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册

豫刊证字第18号 定价0.95元

目 录

北伐军第六军 忆述·····	张 轸(1)
回忆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中央独立第一师·····	侯连瀛(29)
附：我和侯连瀛、王青林两同学的关系·····	秦鼎新(36)
在靳云鹗部参加北伐的回忆·····	苏勋丞(40)
在贺龙麾下北伐到河南的回忆·····	张应祥(47)
记民主革命者刘觉民·····	王北方(51)
王北方事迹二则·····	杨家骆 陆衣波(60)
回忆郑金声被劫持以及张宗昌被刺经过·····	陈浴春(63)
商震办的第二十集团军干训班·····	仲向白(67)
抗战期间的第一战区政治部·····	陆印泉(70)
河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纪实·····	刘国荣(80)
我和徐旭生先生的三十五年联系·····	魏明经(88)
王芸青二三事·····	郝育森(120)
先父郭梓生事迹·····	郭子志(124)
回忆开封山河书店·····	沈则诚(128)
在山河书店工作的回忆·····	朱缙章(134)
郑州粮食学院筹建经过·····	张 靖(139)

巩县陈君灼三墓志铭·····	胡石青(144)
民国年间河南合作事业之回顾·····	孟昭杜(148)
冯紫岗生平事迹·····	仝允果(157)

匪窟余生记·····	姚文蔚(162)
开封三皇会·····	冯荫楼(183)
忆开封市生产教养院·····	李培义(187)

〔 质疑 · 订正 · 补充 〕

对《大革命时期的确山农民暴动》的一点订正·····	李则青(190)
对14辑苗培萌文章的质疑与订正·····	裴玉君 裴玉梅(190)
对《河南尚志文书职业学校迁宛纪实》 的一点订正·····	梁哲生(193)
对21辑《五十年沧桑录》和22辑《河南大学 农学院亲历杂忆》的补正·····	白文田(194)

〔 补 白 〕

北伐时的西平战役·····	西平县政协(46)
我所见到的樊钟秀·····	高仙偕(59)
日机狂轰新寨村·····	牛秀生整理(66)
豫陕冀晋鲁皖銓叙处在卢氏·····	常好廉(156)
巩县知事邵鸿基·····	刘庆昭(161)
正阳慈善局·····	阮紫滨(186)
省立武陟中学在陶湾·····	孙福慧 常地则(189)

北伐军第六军忆述

张 轸

在北伐战争中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战斗力相当强，第六军的战斗力亦相当强，打过不少胜仗。共产党员林祖涵是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。蒋介石有三次要搞垮第六军，第一次是在1926年7月间的南昌战役时，蒋介石有意迟缓右翼友军第二、三两军的行动，致使第六军孤军深入南昌，几乎全军覆灭；第二次是在1927年3月间的南京战役时，第六军首先攻克南京，即遭到美、英、法、日兵舰的炮击，蒋介石借口第六军不敬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旗而引起事件，将第六军缴械遣散；第三次是在1928年5月间，李宗仁、白崇禧受蒋介石的指使，在武汉扣押第六军军长程潜，8月间，蒋介石又命王均的第三军突然袭击，将第六军最后消灭在江西。我自第六军成立起，始终参与其间。兹将第六军始末和自己亲身所经历者作一回忆。

一、北伐军第六军的成立

1926年3月，第六军在广东惠阳成立。程潜由攻鄂军总司令改任第六军军长，林祖涵为党代表兼军政治部主任，杨杰为总参议，唐蟒为参谋长。军以下所属师、团、营、连均为三三制，惟团部编制与一般不同，在团长之下，设有中校参谋长1人，少校团附2人（一个主管教育，一个主管经理），上尉参谋2人，上、中尉副官各1人。第十七师代师长邓彦华，辖第四十九、五十、

五十一三个团。第四十九团团长李明灏，为攻鄂军改编；第五十、五十一两团为吴铁城的警卫军改编，团长姓名不详。第十八师师长胡谦，辖五十二、五十三、五十四三个团，系何部队改编及团长姓名均不详。第十九师师长杨源浚，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张振武，辖五十五、五十六、五十七三个团。第五十五团为攻鄂军改编，团长王尹西；第五十六团为湘军第五师改编，我任团长；第五十七团是从洪兆麟部收编来的，团长王茂泉。团以上干部多为保定军官学校、日本士官学校学生，个别为行伍出身。营以下干部绝大多数为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第一期毕业生，也有少数黄埔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生。军部驻有苏联顾问，各团、营都设有政治指导员及干事。第十九师尚分配有朝鲜籍的教官5人，主要担任苏联新式重机枪的教练。各团（包括侦探队、机枪连、特务连、卫生队）各有官兵约1500人。各团机枪连的机枪多少不一，多的有6挺，少的只有1挺，有苏联式的重机枪，也有捷克式的轻机枪。各团的步枪种类也很复杂，有俄式、三八式、粤造七九和其他杂枪。第六军成立时，蒋介石只分配机枪12挺，步枪2000支（俄式），为当时第六军中最好的武器。军部接收后，都重点分配在第十七师的李明灏团和第十九师的王尹西团。军部成立后就组织了国民党的军特别党部，并成立师、团、营、连党部，选举各级执行委员会，执行孙中山的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，并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下，进行革命宣传。

在国民革命军未组成之前，驻粤各军的经济来源不同，官兵待遇亦不一样，一般的军队是每日官支毫洋4角，兵支2角，仅够糊口。革命军组成之后，一律按级支薪，例如少尉级可月支毫洋40元，以上从中尉、上尉到少校、中校、上校按级递加到240元。一个二等兵可月支毫洋10元，除伙食费6元上下，尚可余四

五元。由于官兵生活的大大改善，军队面貌亦为之一新。特别是军队政治工作做的好，官兵的政治觉悟亦同时提高。每个官兵佩带的胸章后面，都印有“不怕死、不要钱、爱国家、爱百姓”四句话。我们整训3个月期满，即离开惠阳，出师北伐。

我是以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关系，于1925年冬进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任战术总教官的。1926年2月，第六军成立时，经士官同学李明灏向程潜推荐，调我为第十九师第五十六团团团长。该团原系湘军杨源浚部改编，所属三个营长，即由杨的两个旅长和参谋长编充。当时有人对我说，这三个营长不好指挥。但在革命气氛的影响下，并无其事。我到职后，深知程潜用人唯才，不分地域，心甚感之。我曾向程潜推荐了几个人，如杨杰（云南人）、胡文斗（甘肃人）、马崇六（云南人）等，程潜均欣然接受，聘杨杰为总参议，任胡文斗为第十七师参谋长，马崇六为工兵指挥。在惠阳整训期间，曾调集各师、团参谋组织训练班，请杨杰主持讲授参谋业务。据学员们说，这3个月的训练，要胜过上一次参谋大学。杨杰讲课时，坐在一把太师椅上，手挥着蒲扇，谈笑风生，头头是道。程潜常亲自参加听讲，对杨的军事学问，大为赞赏。在北伐战役中，第六军各次作战计划的拟定，向由程潜会同苏联顾问并召集军、师高级参谋人员共同研究，但计划方针和部署，多出自杨杰的意见。

二、第六军在北伐中的作战经过

第六军参加北伐的部队，只有第十七师及第十九师，第十八师留驻惠阳整训。1926年7月9日，全军举行了北伐誓师大会，授予军旗及师、团旗。在大会上，程潜及林祖涵都讲了话，全军上下，无比兴奋。我接受团旗后，亦感到无尚光荣。7月15日，

由惠阳出发，经博罗、龙门、韶关、衡阳、长沙、通城、崇阳等地，于8月28日到达湖北汀泗桥附近，全程40多天，酷暑行军，官兵无一掉队的。各团政治指导员从士兵中挑选优秀者组织宣传队，每天随同前站人员，走在部队先头，沿途贴标语并向群众宣传。群众纷纷携带茶水、稀饭，夹道欢迎。军队每到一个城市或乡镇，即由政治指导员召开军民联欢大会，讲解打倒军阀、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道理。在军队到达宿营地前，前站人员同当地群众已安排好住宿地点。军队一到即按次序进入宿营地，除手臂上佩有红袖章的传令、采买人员外，各宿营地外看不见一个士兵。群众送稻草、送开水，络绎不绝。粮食瓜菜，到处皆是。公平交易，军民欢洽。最使群众惊奇的是部队每从宿营地出发前，都要将宿营地附近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切恢复原状。因此，群众非常满意。有一天，我宿营在衡阳附近的一个镇上的商店里，店老板问我是哪里人，我回答说是河南人。他很惊异地说：“河南人怎么能带这样好的部队？”接着说：“过去的曹锟、张敬尧等都是北方军队，也都到过湖南，可是他们的军队都坏透了，奸淫掳掠，无所不为，同你们的革命军相比，真是有天壤之别。”我听了店老板的话，深受感动，从此时起，就想立志要做一个革命者。当时，军队编制中尚无辎重队的组织，一切运输，都是雇用民伕，每人每天以60华里计算，给运费1元，按站交替，决不留难。但每次送来的民伕，总是超过定额，有的还要求连续挑运，不愿遣回。

第六军到达汀泗桥时，正值第四军同吴佩孚部在浴血搏斗之中，第六军官兵磨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适盘踞江西的孙传芳，为五省联防自治之首，为了策应武汉的吴佩孚，派谢鸿勋师及杨振东混成旅，进至修水、铜鼓一带，威胁第四军侧背。第六军奉命

驱逐谢、杨两部，打击孙传芳，遂由汀泗桥进入江西，各战役经过分述于下：

（一）修水、铜鼓之役

第六军于1926年8月30日由湖北汀泗桥经崇阳、溪口、三都等地，向修水的谢鸿勋师攻击前进。军的攻打修水计划是第十七师由马市、杭口攻击修水正面之敌，第十九师由三都攻击修水侧背之敌。当时，谢部主力在修水东郊九宫山一带，据险要地形。我第十七师攻击一天，未能奏效。我团为第十九师先头部队，由三都开始以最快的速度通过20余里的隘路，进至修水北门外的凤凰山附近，即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，全团官兵锐气正盛，前仆后继，有进无退。在这次争夺战中，有四个连长负伤，一个连长阵亡。随即我第五十五团及第五十七团均先后赶到，我团攻击精神更加旺盛。第五十七团攻打修水东门外高地，第五十五团增援我团协同进攻，凤凰山之敌锐气大挫。当凤凰山战斗进入极其激烈之时，九宫山敌主力以一部向我右翼袭击，形势非常危急。我以最大决心用团预备队予以打击，敌人败退，我团跟踪攻至修水北门，并将北城一带重要地点完全占领。翌日拂晓，我第五十五团攻占凤凰山，第五十七团攻占东门外高地，我团亦开始同修水城内敌人进行巷战。敌人在修水城内各街道上都构筑有工事，以坚固房屋作据点，似有准备固守待援模样。我团官兵反复冲击，进行肉搏，一个个地攻克敌人占领的据点。同时，敌人盘踞的九宫山及凤凰山亦被我第十七师及第五十五团先后占领。我第五十七团占领东门外高地后，俯射城内之敌，城内敌人已成瓮中之物，仅我团即俘敌480余人，其余残敌向东门溃退。9月8日午后5时，我军完全占领修水。谢鸿勋部被我军击败后，向武宁、高安逃跑。我团奉命向武宁追击，第五十七团向高安追击，第十七师向铜鼓

前进，攻击杨振东旅，第五十五团为总预备队。第五十七团由修水追至高安附近的上村，即遭遇由铜鼓撤退的杨振东旅同谢部会合，阻击我军前进。我第五十五团增加上去，又激战一日。我团由修水经三都、澧溪、甫田桥，经过两日行程，通过崎岖山路始到达武宁。残敌向南昌继续败退，我团又奉命回到修水。时攻略南昌计划，规定由第六军附王柏龄的第一师及第二、三两军担任。程潜想首先夺取南昌，进而取得江西省政府主席地位，就迫不及待地驱军直入。程潜左右如杨杰、胡文斗等极力怂恿，遂决定指派我团为挺进支队，直下南昌。我团又由修水出发，路经高安，行至上村附近，适我第五十七、五十五两团正与杨振东旅及谢鸿勋残部激战中。我团增加上去，即一鼓作气把杨部击溃。敌人经万寿宫向牛行车站败退，改由第十七师担任追击任务。我团继续向南昌挺进。

（二）南昌之役

我军从湖北汀泗桥进入江西以来，除打仗以外，每天都是以120里行程向前疾进，仅半个月时间，即顺利地进至赣江附近，进军之神速是孙传芳所意料不到的。我团由生米街渡过赣江，向南昌挺进，当渡过第二道赣江时，尚未遇到敌人的阻挡。9月18日（即中秋节前二日）黄昏，我团直抵南昌漳江门外，时城门紧闭，敌人亦未加警戒。我团在城外搜索当中，捕获敌警察所长一人。我询问城内情况，据他说，城内驻有步兵一个旅，警备部队一个团，省长、警备司令都在城里。我考虑结果，决心乘敌不备，一举而攻取之。经向敌警察所长了解，在漳江门右方约200米处，有一个城墙缺口，可以攀登。我立即命第五连连长邹公瓚率领全连接次爬上城墙，将守门敌军一一俘虏，大开漳江门，除以两连兵力占领城门上下各要点外，其余都依次进城，并集合全团号兵在

部队先头以四路纵队吹着号行进。我率特务连为尖兵，并以敌警察所长为向导，径向敌警备司令部前进。在沿途各街口上俘获不少敌哨兵及游动哨等，敌并未发现革命军已进城，我亦未放一枪。当进至敌警备司令部附近，突然遭到敌大部队的阻击，我团即在十字路口展开战斗，向敌人包围攻击，敌被击散，我于午夜12时冲至敌警备司令部。此时，漳江门附近亦闻有枪声，全城骚动。敌人以事出仓卒，不敢恋战，即由得胜门狼狈退出南昌城，向牛行车站逃窜。我团占领南昌城后，即布置警戒，以待天明。9月19日9时，我第十九师师部率第五十五团及五十七团到达南昌城外，军部亦于午前11时入城。全城居民，悬灯结彩，庆祝胜利，欢迎革命军的到来。

当时南昌虽已被我占领，但孙传芳的主力并未被我摧毁。在牛行车站附近尚有卢香亭、郑俊彦的两个师及被我击溃的谢、杨残部。在丰城、樟树一带尚有邓如琢的一个师及两个混成旅。在进贤一带尚有唐复三、岳思寅等三个新编师。在九江尚有陈仪所部。论道理，第六军进入南昌后，我右翼的第二、三两军，应该星夜兼程向南昌疾进，前后夹击敌人，把敌主力消灭在南昌附近。但蒋介石对第六军攻占南昌并不满意，其中有三个原因：第一，第六军是由共产党员林祖涵参加领导的；第二，程潜在国民党里的资历比蒋介石要老得多；第三，蒋介石早已默许朱培德任江西省政府主席。有此三者，所以蒋介石有意迟缓第二、三两军的行动，使第六军陷于孤军深入境地。孙传芳看到革命军这个破绽，遂集结在南昌附近的兵力，乘虚反攻南昌。程潜虽察知敌情，但并不明白友军情况，更无法了解蒋介石阴谋陷害第六军的用心。于是会商决定固守南昌，以待友军的来到。当派王柏龄第一师及邓彦华第十七师攻打牛行车站而占领之，同南昌作为犄角之势。

派第十九师第五十七团占领东门外30里的邓家铺，以阻击进贤方面来犯之敌。我团仍守南昌城，第五十五团为预备队。我团除守城外，我还奉命率兵两连去破坏南浔铁路，截断牛行车站敌人的退路。我于9月20日午后5时接到命令，即率第八连及特务连、侦察队各一排，出得胜门，经七里街渡河，在牛行车站北端约有10里上下之处，占领小山头。正准备掩护进行破坏铁路活动，忽发现山下有敌人整队休息，旗帜飘动。并望见远处有敌列车一辆，向南开来。我当时错误地判断这股敌人是被我军在牛行车站打败下来的，而这列火车，就是接运这股敌人去九江的。因此，我就下令第八连袭击这股敌人，企图将他们全部缴械而俘虏之。当我部开始向敌人袭击的时候，敌人不慌不忙，从容应战，反向我两翼包围。我看眼前敌人的兵力，约有四个团之众。一时间，敌人山炮、机枪一齐向我射击，简直使我抬不起头来。正在十分危急当中，军部传令兵来到，命我迅速回去守城。幸而我的部队小，行动方便，遂迅速脱离敌人炮火，撤入南昌，敌人亦未追击。我回到军部，已是夜间12时，得知攻打牛行车站的我第一及第十七师均失利，已向后方撤退。我奉命赶修城防工事，固守南昌。到9月21日4时，我又去军部联系，情况大变，军部人员一走而空，仅留给我军长手令一纸，着我团速向邓家铺集中。我集结全团兵力，尚有500余人，于8时出进贤门，正遇第五十五团又奉军长手令开进守城，彼此均感诧异。经会商结果，都认为应随军部行动，遂一同向邓家铺前进。行至中途，即遇着我第五十七团由邓家铺败退下来的零星士兵，据说，军、师部及第五十七团已向生米街撤退，敌邓如琢部正向南昌前进中。移时，果然发现敌人的先头部队向我前进，我团在右，王尹西团在左，即同敌人展开战斗。从上午9时30分开始，战斗到午后3时左右，我团剩余不到300人。

第五十五团和我们失去联络，不明去向。我不得已，于黄昏时撤退，又转回南昌，并在南昌收容散兵，合共又有七八百人，重新加以编组。并打开敌人仓库，都换上好枪，补充子弹，准备突围。此时，敌邓如琢部已进抵南昌南关，郑俊彦部已进抵漳江门外，形势非常严重。我团即乘黑夜潜出得胜门，准备由七里街渡河，越过南浔铁路，向奉新撤退。不料在七里街河边仅搜索得3只小船，第一渡船到中流，即遭到敌人射击，一只被击沉，余两只皆退回。我同周指导员、李团附及黎、罗两营长会商，决定化整为零，到奉新集中。并提出两点公约：第一不投降；第二不缴械。当即分散行动，以5~7人为一组，自选组长，各找各的出路。当这决定宣布后，全体官兵都痛哭流泪，我亦伤感不已。

分散后，我只带士兵2人，乘一小船，渡过鄱阳湖，经6日行程，到达九江，改乘轮船直到武汉，向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报告军情。邓主任对我关怀备至，当任我为行营机要参谋，并派我同张治中筹备组织学兵第一、二两团。我到武汉后，曾电告军长程潜，当时全军都以为我已牺牲，正准备开追悼会，接我来电，不胜惊喜。程潜当即复电云：接来电，得庆生还，喜慰无极，望速还部，以慰群情。并派十九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张振武到武汉接我，邓主任不同意。随后林祖涵因事到汉，商得邓主任同意，才准我离汉。我回到第六军后，仍任第五十六团团长，军阶升为少将。据事后了解，扼守邓家铺的五十七团于9月20日正午即遭到由丰城、樟树方面开来之敌的猛烈进攻，激战一昼夜，至9月21日10时，被迫向南昌撤退。在撤退途中，又碰到军部及十九师师部人员正由南昌向邓家铺集中，不料邓家铺已失守，遂一同转向生米街撤退。湖河交错，地形复杂，军部、师部均被冲散。程潜身体太胖，寸步难移，得农民之助，割须去袍，化装为赶牛车

者，幸免于难。第五十七团残部及军师部一些人员，涉过不少湖沼、河流，辗转到达生米街的赣江北岸，麇集在一片沙洲上，无法渡江。敌邓如琢部的追击部队先头已赶到北岸上，用步、机枪向麇集在沙洲上的人员进行扫射，死者甚多。洲上人员在惊惶杂乱中，有的泅水渡江，有的仍向南昌方面逃跑，在江中被击毙或沉溺者亦很多。当时，渡过赣江者尚有七八百人，仅第五十七团即有300余人。第五十五团在同我团失去联络后，即以连为单位，分散隐蔽于各山林地带，昼伏夜行，绕过敌后，在赣江上游渡江。军长程潜于一星期后，才由军部指派部队暗中搜索，迎接回到奉新。第五十五团团团长王尹西，第五十七团团团长王茂泉，均于此役中失踪。

我军进攻南昌失败后，即在奉新一带集中整训。在各战场上失败的官兵，均陆续归来，无一向敌投诚或缴械的。所遗第五十五团团团长缺，以该团营长谢福安升充；第五十七团团团长缺，以第十九师参谋长胡文斗兼代。并在湖南招募新兵陆续补充缺额，边整顿，边训练，又逐渐恢复了原来的战斗力。是年9月，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二次进攻南昌，又告失败。第六军因正在整训，未参加作战。11月，第三次进攻南昌。在攻击准备前，蒋介石曾到奉新检阅第六军，军长程潜裹着呢绑腿，跑步向蒋介石立正报告，全军官兵暗暗为程潜抱屈。这次进攻南昌的部队，除原有的第一军的第一师及第二、三、六军外，又由武汉增调第四、七两军。当时的作战部署是以第二、三两军攻打牛行车站，第六军（附第一军第一师）攻打乐化，第四、七两军攻打德安、涂家埠。另调独立第二师进攻九江。在第六军攻打乐化时，我团为预备队，因我军右翼被敌包围，才加入战斗。此次战役，比前两次更为激烈，更为残酷，经过5天5夜的拉锯战斗，敌我伤亡都很大。这次战

斗的特点是敌我双方投掷手榴弹很多。我方携带的手榴弹，每人仅2枚到4枚。而敌人利用铁路运输方便，大量使用手榴弹。我方官兵在缺乏手榴弹的情况下，即利用敌人投掷过来的手榴弹，把它拾起来原物掷还，恰好爆炸在敌阵上，既减少了自己的伤亡，又用以杀伤了敌人。这次战斗大大挫伤了敌人的锐气。我军于11月15日夺取乐化，至16日，各军亦先后攻占牛行车站、涂家埠、德安各要点。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如卢香亭、邓如琢等8个师、3个混成旅，均被击溃。南昌至九江的南浔铁路全线，完全被我占领。俘获敌4万余人，枪炮不计其数。18日，国民革命军占领南昌，南昌战役遂告结束。

（三）南京之役

南昌战役结束后，第六军开赴九江，进行整理训练。首先是调整人事，以总参议杨杰为第十七师师长，以工兵指挥马崇六为第十七师第五十一团团长，以第十九师参谋长胡文斗为第五十七团团长，其余营长以下干部均有调升或补充。其次是培养初级干部。在军之下，设立一个学生总队，以王学林（云南人，日本士官学校学生）为总队长，下设一个军官大队，三个学生大队，以汤恩伯、陈锡离、秦文瀚（均士官生）等分任大队长，招收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入军官大队，高小学生入学生大队，分别教育，训练时间半年至一年。再其次是训练部队，以班的基本战斗教练及刺枪、射击为重点。自1926年12月1日开始训练，至1927年2月底止，每日从早到晚，不是军事训练，就是政治教育，不仅提高了军事技术水平，而且培养了革命精神。

在我军整训期间，蒋介石曾于1927年1月中旬在庐山召开一次军事会议。根据当时情况，孙传芳南昌失败后，他所属的陈仪、陈调元、周凤岐等师都先后投降革命军，所谓五省联军已土崩瓦

解。这时，山东督军张宗昌拥有10万兵力，认为时机可乘，遂联络直隶督军褚玉璞，共同出兵，合共20万人，号称直鲁联军，进驻南京。孙传芳势弱力竭，依附于张宗昌，退守江北，企图凭借直鲁军作最后挣扎。北伐军经会议决定，继续北伐，攻取南京。以程潜为江右军总指挥，指挥第六军及鲁涤平的第二军、贺耀组的独立第二师，由九江经芜湖，为进攻南京的主攻部队。以李宗仁为江左军总指挥，以第七军为基干，由安庆经无为、含山至浦口，堵击南京敌人的退路。以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，以第一军为基干，由杭州经湖州、溧阳、句容，威胁南京敌人的左侧背。三路均在南京会师。

程潜指挥的江右军于是年2月12日在芜湖集结，以第二军为右纵队，第六军的第十九师为中央纵队，第十七师为左纵队，独立第二师为总预备队，各按指定路线，作战略开进。3月8日8时30分，我中央纵队开进至西差桥附近，即发现有直鲁联军三个旅及一个骑兵团（白俄），阻我前进。我师即以第五十七团在右，攻击西差桥以南约1200米处的高地，以我团在左，攻击西差桥，以第五十五团为预备队，开始同敌人展开战斗。我团当面之敌，为步兵第十三旅，兵力倍于我。我最初只使用陈烈的第一营及罗亚的第二营，对敌人正面采用佯攻，而以主力包围西差桥左翼。激战两小时，敌即溃退，我团遂将西差桥及其东面高地攻占。时第五十七团激战正烈，死伤300余人，尚未取胜。我又命周屏中的第三营袭击西差桥南面高地敌人的侧背，前后夹攻，遂将第五十七团正面之敌步兵第十五旅全部缴械。其余敌人退守西差桥后面约15里的陶吴镇，我团同第五十七团又追至陶吴镇继续与敌战斗。在战斗中，敌骑兵团威胁我团侧背，形势危急。我师调第五十五团驱逐敌骑兵团，并绕至敌后，敌阵动摇。我团同第五十七团由